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 
第二十一回 吳雲翥論功受賞 賈媵娘借體還魂

再說媵媽自與吳生別離之後，終日不食，連日不寐，咄咄書空，盈盈滴淚，無日不抱病在牀，又經屢欲自盡，幸福娘責以大義，謂老夫人在堂，小姐豈忍即自摧殘，抱終天之恨，貽不孝之名。故媵暫進飲食，然每日一食之後，即不再食，以致香消玉滅，柳悴花憔。其弟賈麟，已中浙江鄉試，到京捐了知縣，用足使費，放陝西咸寧縣尹。麟回浙，挈家赴任。媵媽本係病軀，加以道路勞瘁，及至到得咸寧，看看命將垂絕，老夫人憂悶頻年，前已屢問病緣，請醫服藥，媵終不服，亦不說緣故。老夫人無可如何，後來詰問春鴻、福娘，始曉得與吳生之故，然後懊悔背盟，而已無及矣。雖百端寬慰，使之耐心調理，而奄奄一息，莫可挽回矣。未死之前一日，沐浴更衣，梳妝罷，請了母親來房，勉強扶了福娘，對母親拜道：「孩兒不幸，疾病彌留，死在旦夕，母恩未報，抱恨黃泉。賴有小弟靈昭，可以終養，願母親割不忍之愛，兒死之後，切勿苦壞身體埃。」莫夫人聽罷，大哭道：「我害了孩兒性命，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應許，此很何極呢？媵反不哭，勸慰母親，又請弟麟到來，囑付道：「賢弟聰明才智，早登高科，前程遠大，家門之幸，父母有光，但願早尋佳偶，助養母親，愚姐命薄年短，不及見賢弟將來聳壑昂霄，建功立業，今日徒以死相累耳。」說罷淚下，氣喘欲絕，麟亦悲泣，福娘扶媵上牀，媵以手書付囑春鴻，寄與雲翥，鴻謹藏之。當夜天未明而逝。麟以漆棺斂之。寄柩於僧壽，俟任滿，載歸杭州葬之。鴻出媵手書呈麟，寄與雲翥。時雲翥已到西安府，麟專人送去，雲翥拆出，乃與雲翥訣別詩，集唐人之句，成七言絕句十首也，詩云：兩行清淚語前流，千里佳期一夕休。

倚閣尋思倍懊恨，寂寥燈下不勝愁。  
倚欄無語倍傷情，鄉思撩人撥不平。  
寂寞閒庭春又晚，煙花零落過清明。  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寒潮微帶夕陽還。  
細蟬金鷹皆零落，離別煙波傷玉顏。  
自從消瘦減容光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  
獨宿孤房淚如雨，秋宵只為一人長。  
紗窗日落漸黃昏，春夢無心只是云。  
萬里寂寥音信斷，將身何處更逢君。  
一身憔悴對花眠，零落殘魂倍黯然。  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悠悠生死別經年。  
首成薄命久尋思，宛轉蛾眉能幾時。  
漢水楚雲千萬里，留君不住益淒其。  
魂歸冥寞魄還泉，卻恨青娥誤少年。  
三尺孤墳何處是，每逢寒食一潸然。  
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鳥啼花落水空流。  
人間何事堪惆悵，貴賤同歸土一邱。  
一封書寄數行啼，莫動哀吟易慘悽。  
古往今來只如此，幾多紅粉委黃泥。

雲翥得媵凶訊，將詩讀罷，放聲大哭，一慟幾絕，悶而復生，到箱內取出前時所贈破鏡斷弦，立牌位在臥房內，奠酒哭道：「你既為我捐生，我又何忍相負？惟當終身不娶，以少慰勞魂耳。」又做了一篇祭文，私下僱船，到了咸寧。咸寧是西安府屬縣也，雲翥到縣，升堂，拜見莫夫人與雲昭。夫人自媵亡後，日夜哭泣，愈加老態。見了雲翥，愈益淒傷，彌增愧悔。

雲翥問知媵殯宮所在，即往痛哭，以手叩棺道：「雲華小姐，吳雲翥在此，想你平生，精靈未散，豈不能再與我相見麼？你為我死，我為你傷，我今慰你魂魄，惟當鰥居空房，子其有靈，庶幾魂隨我旁。」是夕宿於縣署，夜間反覆牀上，似夢非夢。

彷彿見媵來，向雲翥喜道：「天果從人願了。」雲翥忘其已死，遂擁抱之，媵道：「哥哥勿要著忙，我有說話相告。」雲翥方悟媵是鬼，因問道：「你既謝世，如今從那裡來此？」媵道：「我死之後，冥司以我無過，差我到金華宮執筆箋奏之任，今冥王感你不娶之言，以為義高劉庭式，且不可使義夫無後，將使我還陽，而我身已壞，今議要借他人之屍，尚未有便，推起數來，當在冬末方可如願，那時復得完聚呢。」說罷悠然飛去。

雲翥醒覺，但見淡月侵簾，冷風拂戶，四顧淒然，不免淚下，遂作疏簾談月詞一闕道：

溶溶皓月，從前歲別來。歲回圓缺，何處淒涼。怕近暮秋時節，花顏一去終成相訣。灑西風淚流如血。美人何在，忍看殘鏡，忍看殘缺。忽今夕，分明夢裡陡然相見，手握肩接，微啟朱唇，耳畔低聲兒說，冥君許我還魂也，教同心羅帶重結。醒來驚怪，還疑又信，枕寒燈滅。

次日歸西安府，心中日日不樂，不覺又經臘月，有咸寧縣承宋子璧，有個女兒號月娥，年方及笄，忽然暴亡，已三日矣。正欲入殮，忽然復甦，侍女報與子璧夫妻，走來，月娥不認父母，坐起說道：「我乃賈尚書的女兒雲華也，咸寧縣主即我之親弟，死已一年，冥王送我還魂，乃借你女兒之屍，其實非你的女兒呢。快送我到縣署去。」子璧夫妻聽其聲音不是月娥，驚疑不定，女即下牀走出，說道：「你等不送我歸家，我兄弟衙門只在此間壁，被我兄弟得知，你須擔錯，我終究要歸去。」

子璧又驚又喜又怕，只得差轎子送到縣署。到得內堂，見過莫夫人及雲昭，將還魂事一一說知，莫夫人等驚疑，似信未信，然見聲音語笑宛然媵也，舉止態度宛然媵也，侍女聞知，皆來圍看，女一一喚福娘，呼春鴻及蘭苕等，無一錯者，又入其臥房，問這樣問那樣，皆其生前物事也，方深信真正是媵還魂。

說也奇異，這月娥的美貌，竟酷類媵媽，也能做詩，宋子璧夫婦愛之如寶。不多一會，打發轎子來接回去，三回五次，那裡肯去。子璧夫妻無奈，只得同到縣署，認為義女，兩家來往居祝莫夫人喜不自勝，說道：「此天作之合也。」乃報與雲翥知道，雲翥大喜，即日乘船，來到咸寧，進署，到內堂，拜過莫夫人，亦以夢中見媵事告知，雲翥又去拜宋子璧，即請子璧作媒，行禮聘定，回西安府，即擇吉日迎娶。到了迎娶之日，合西安府內，文武百官，各各送禮賀喜，好不熱鬧。福娘做隨房而去。花燭洞房，依然處女，枕上話舊情，一事不遺。

一日設宴於公廳後堂，這堂名灑雪堂，雲翥已知女名月娥，乃恍然大悟，伍相夢中詩句，灑雪堂中人再世，月中方得見嫦娥，神語真靈驗呢。雲翥遍告座客，風傳出去，遍播關中，無不歎為奇異。有詠成木蘭花詞，歎美其事，茲錄一首於此：

傾國名姝，出塵才子，真個佳麗。魚水姻緣，鳳鸞契合，事如人意。貝闕煙花，龍宮風月，謾托傳書柳毅，想傳奇又添一段，勾欄裡做返魂記。稀稀罕罕，奇奇怪怪，湊得完完備備。夢葉神言，婚諧復耦，兩姓非容易。牙牀兒上，繡衾兒裡，渾似牡丹雙蒂。問這番怎如前度，一般滋味。

雲翥考查一切已畢，帶了月娥，進京復命，即請假歸杭掃墓，重慶團聚之樂，後福正靡有涯也。正是：三生石上精魂返，百歲堂前福壽多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